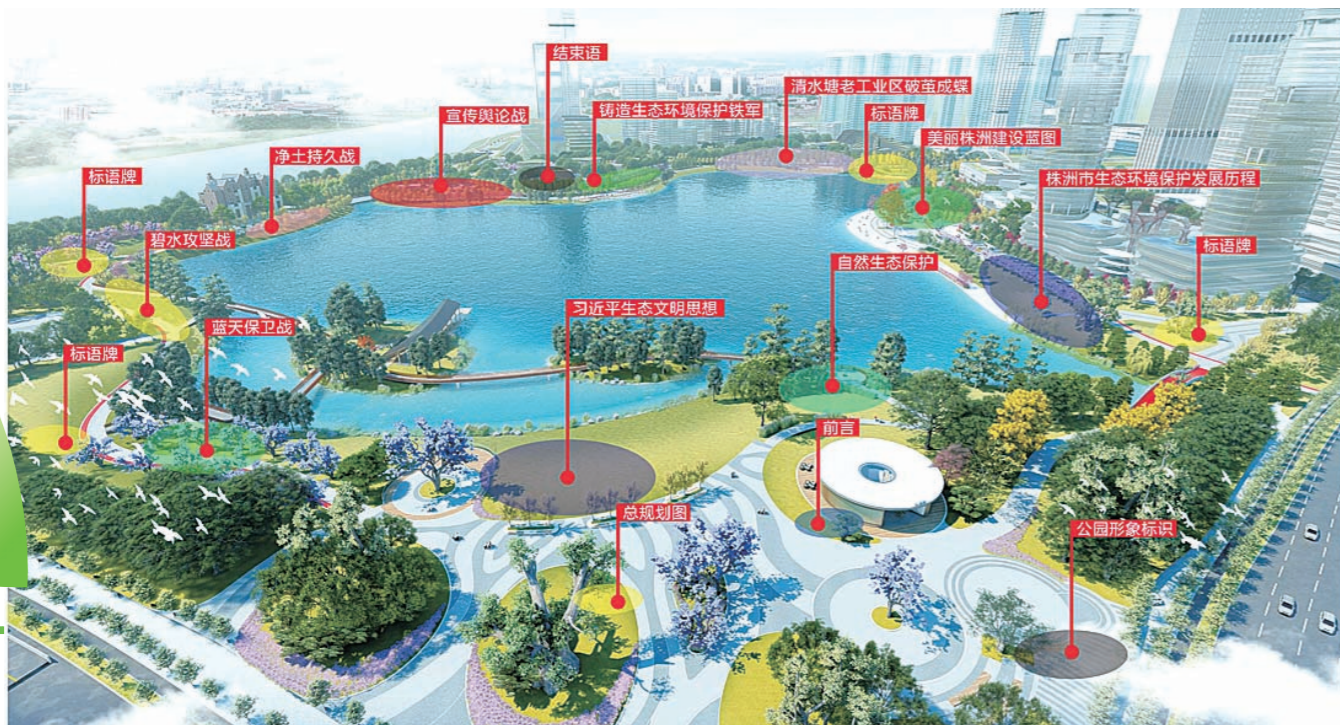


构建绿色发展“新生态” 株洲将打造全省首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崔林

7月6日,市生态环境局、市清水塘投资集团举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携手创建全省首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预计年底建成。基地将通过声光电等形式展示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历程,构建绿色发展“新生态”。



▲基地规划图。通讯员供图

1 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株洲的生动实践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1年3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湘江风光带考察湘江综合治理工程的周边区域,今年是十周年。为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株洲的生动实践,株洲市生态环境局、清水塘投资集团携手在清水塘片区创建全省首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形成“两山”理念发源地安吉,实践成果看株洲的效果,打造一批有株洲特色的生态环境系列文化产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由两个项目组成。一是生态环保文化主题大楼。整个大楼由互动式展厅(100平方米)、环保信息咨询中心(220平方米)、前厅(112平方米)组成,主要通过声光电等形式展示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历程。二是清水塘生态主题公园。在生态环保文化主题大楼前公园内,通过设立宣传板、标识、雕塑、照片墙等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株洲的生动实践。

2 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各领域

“只有不断增强市民守护生态文明的自觉行动意识,才能科学推动‘两山’理念实现转化。”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在探索“两山建设”的过程中,株洲市持续塑造自身生态文明城市品牌,打造生态文明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市生态环境局通过在全省率先出台《株洲市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并在全省率先完成“四严四基”试点任务,为全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体系的建设探索了路径,打造了样板,获得生态环境部的肯定,典型经验在全国推介。市生态环境局先后承办全省、全市“6·5”环境日主场活动,全方位、深层次展示了株洲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形成了《蝶变》《生态文明之歌》《光荣与梦想》等一批极具株洲特色的生态环境文化产品。大力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六进”活动,覆盖群众达200万人。此外,为株洲争取到“中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称号,在省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被上级通报宣传工作成效全省第一。

3 打造生态文明成果展示重要窗口

清水塘老工业区是株洲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这15.15平方公里内,数百家冶炼、化工厂陆续布局,曾创造了160多项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一度占株洲的30%以上,累计向国家上缴税收近500亿元。在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这里“三废”排放量曾一度占全市的2/3,2003年、2004年株洲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列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为摘掉头上的“黑帽子”,株洲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意志,打响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安排200多名党员干部常驻一线、挂图作战。到2018年底,包括中国企业500强之一株洲冶炼厂在内的261家企业全部关停搬迁到位,3万职工、3万居民得到妥善安置。株洲在绿色转型方面为全省乃至全国贡献了株洲智慧,打造了株洲样板。同时,株洲积极培育新动能,16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加快建设,轨道交通、服饰产业过千亿,一批过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重大项目竣工投

产,基本形成了现代绿色发展产业体系。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清水塘老工业区大批企业关停的背景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3.7%,增速均居全省前列。株洲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不误、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工作不能是“独角戏”,必须借势借力,打造一批极具特色的生态环境文化产品,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进来。在“两山实践”探索中,株洲特别注重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生态环境实时监管“一张网”,将守护绿水青山纳入全时全域管理范畴;将生态与经济、社会、文化及地方治理有机整合,推动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更趋现代化。昨日的签约仪式上,双方表示,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为试点,挖掘生态文化特色,总结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生态文明成果展示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享受生态文明发展的红利。

▲基地建设图。通讯员供图

湖面 山居心情之一

韩少功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开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欣赏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扛住自己的疲惫,到水边去找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射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把我嗖地一下射晕了头——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

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那时这里也有知青落户,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地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锅灶和门楣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他们三十年前从这里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但他们此刻的睡梦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杜甫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张继的诗。独行潭

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难难稳,独倚松枯看月明。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到这船不光是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响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了八景?”——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静的生活? 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的生活? 难道不值得羡慕和祝贺? 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在我的急匆匆上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

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现代钢铁鼠疫,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俄罗斯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 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原载《天涯》杂志)



雨母山上飞来石

姜贻斌

这个夏天,我独自站在飞来石山顶上,仔细地观赏它。我好奇地看着这三块形态各异的巨石,它们紧紧地拥抱着,似乎舍不得分离,因此,就成了巨大的一堆。它浑身呈棕褐色,冷静地看着这个世界。据说,本来它的体形还要大一些,却遭遇了不幸,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它被人们残酷地敲打着,至今还可见累累伤痕。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误以把它取走,也是可以炼钢铁的,因而,叮叮当地挥锤击打,所以,让它的体形瘦了,也丑了。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3.9米的个子,身材则较为粗大,竟为13.8米,需要八九个人手牵着手,才能勉强将它围抱。现在,它像一只被驯服的棕色的狮子,雄踞在雨母山之上,眼睛呢,却一眨不眨地傲视着来来往往的游人,以及那层层叠叠的山峦。

关于它的传说,当然是人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说它是从南岳衡山飞来的——给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让人惊叹的是,几千年的风雨霜雪,竟然没有让它风化多少,或萎缩多少。它仍然是那样坚硬无比,似是要跟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抗衡。如此看来,它是决心要抗衡到底的,因为它们是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其脸色是坚毅的,其体魄是结实的。许多年来,居然没有流露出丝毫妥协的神色。其实,它应该属于陨石,是千百年前,从天空降至人间的。望着这个大石堆,我不由生疑,难道它会单枪匹马地冲向人间吗?初次来到陌生的人间,它难道不会聚集许多的兵马吗?如果有许多的兵马,那么,它是否还有许多同伴呢?它不可能就这样孤零零地从天而降吧?所

以,它一定还有许多的同伴。它们悄悄地定于某个适当的时间,然后,突然挟电持火,威风凛凛,呼啸地扑向这古老的大地,莽撞地冲向这多彩的山中苦苦寻觅,寻觅那些被人们遗忘地躺在泥土里了,让枯黄腐败的树叶轻轻遮掩,让各种虫子或野物慢慢践踏,极少能够得到人们惊论的目光了。想想,在若干年前,它们一起从遥远的天空中飞速降落,途中饱经风霜霜雪的冲刷,经受着巨大气流的摩擦,哪怕是再坚固的身子,也会无奈而渐渐地变小了,甚至于痛苦地分裂了,然后,纷纷地掉落在不同的地

点。它们虽然都摔落在起伏的雨母山,而现在,却只能遥相呼应而已,很难再见面了,更不能够像在天上出发时一样,结为一个整体了。而它们的待遇,又是如此的悬殊。像眼前这三块大陨石,已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景点,让无数的游客前来观赏、赞叹,以及遐想。而且,人们还会给它想象出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这就让它们变得神奇起来。而散落在周边的那些小陨石,就只能寂寞地躺在泥土里了,让枯黄腐败的树叶轻轻遮掩,让各种虫子或野物慢慢践踏,极少能够得到人们惊论的目光了。连绵起伏的雨母山,你充满了无限温柔,也充满了莹莹绿色,却让人们觉得少了一点什么。而有了这罕见的陨石的到来,你便有了刚柔相济的性格,也便有了丰富的色彩。 (原载《长沙晚报》)